

# 全球調解看香港 優勢賦能「安全港」

**新聞背後**

國際調解院昨日舉行2026全球調解峰會。當前國際局勢錯綜複雜、爭議紛爭增多，由落戶香港的國際調解院牽頭主辦是次全球峰會，具有重要意義和戰略價值。一方面，足以印證香港穩居國際爭議解決領域的核心樞紐地位，專業優勢與國際認可度備受肯定；另一方面，國際調解院從簽約籌建、落戶建設到正式營運，全程進展順暢，更迅速獲得全球多國積極參與和熱烈回應，既折射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環境、專業服務及營商氛圍的堅定信心，亦充分彰顯香港建設「全球調解之都」的堅實根基與十足底氣。

**為全球治理搭建新合作平台**

國際調解院去年10月開業之初，社會對其深層價值與長遠前瞻性尚未有足夠認知。隨着中東局勢升溫、伊朗衝突爆發，全球油價、國際航運業遭受連串衝擊，坊間才逐步看清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的深層

戰略意蘊，亦察覺當中蘊藏的重大發展機遇。

時下調解服務愈發受到國際社會重視。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昨日在峰會致辭中提到，現時已有41個國家簽署國際調解公約，當中13個為締約國，預計未來數年簽約成員將持續增加。從《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生效，到國際調解院正式成立，再到簽署國大幅擴大、遍及全球各大洲，各國主動參與絕非偶然。美以伊等地的對立衝突已然證明，單純依賴對抗性爭端解決模式，已難應對當代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而傳統訴訟與仲裁，又普遍存在費用高昂、歷時漫長、程序繁複等短板。新形勢下，各國亟需在尊重彼此主權的基礎上，尋求務實可行的爭端處置路徑。兼具高效便捷、時間與經濟成本更低的調解模式，正為國際社會提供全新解題思路。

調解協議得以有效執行的核心，在於爭議方案並非單邊強勢敲定，而是各方平等參與、協商共識的成果。換言之，調解

機制能夠大幅降低爭議解決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與對立風險。作為全球首個專以調解方式處置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調解院承載重大象徵價值，不僅為全球治理搭建全新合作平台，更為國際調解生態賦予更厚重的法治內涵與示範意義。

與此同時，香港已從資源稟賦與實務經驗兩大層面，充分證明自身具備處理大型跨國爭議的綜合實力。資源層面，香港向來是國際頂尖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匯聚大批深耕國際事務、經驗老道的法律專才。國家向國際調解院調解員名冊指定的24名調解員中，便有10人來自香港，人才儲備實力雄厚。自2009年律政司推出「調解為先」承諾書運動以來，本港已有逾千個機構及個人簽署參與。未來香港還將落成國際法律事務大樓，配套專業培訓與爭議解決設施，並預留空間支援國際調解院擴展運作。人才、基建、國際網絡三位一體，放眼全球，具備同樣條件的城市寥寥可數。

實務層面，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透露，院方早前已成功調解一宗中新跨境船舶租賃海事爭議，並達成圓滿和解，由本港資深海事法律專家劉瑞儀出任主理調解員。鄭若驊形容，個案順利解決是重大突破，皆因同類海事爭議往往牽涉多重複雜合約關係。更具標誌性的是，涉事雙方主動選擇國際調解院尋求服務，既印證院方國際聲譽日隆，亦是香港高質專業服務的有力展示，也為日後處理更大規模、更為繁複的跨國爭議積累寶貴經驗、築牢實務根基。

**更高層次建設「全球調解之都」**

從深層來看，國際調解院落戶落地等重大布局，正持續強化香港獨有的「安全港」優勢。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體系與能力建設，完善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配套機制，支持國際調解院發揮更大作用。唯有維護香港長治久安、環境穩定，方能支撐各項涉外法治與國際爭議解決工作穩步推進；反過

來說，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江，本身就是國際社會對香港在動盪格局中，仍可穩定輸出高質專業服務的高度認可。

自2022年底至今，香港已引進約28萬名優才專才，當中四成畢業於海外知名學府，整體平均年齡不超40歲；連同隨同來港的24萬名家屬，合共為本港貢獻340億元經濟產值，相當於本港GDP的1.2%。在地緣政治紛擾加劇的大環境下，愈來愈多海外人才看好香港安全穩定的營商與發展環境，紛紛將來港發展列為優先選擇。這亦再次印證，安全穩定是發展的前提與底盤，更是香港邁向更高層次建設「全球調解之都」的必備條件。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直言，香港已穩居全球爭議解決的核心位置。當下世界處於變革、動盪與局部衝突並存的新階段，香港將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大力推動訴訟、仲裁、調解等和平途徑成為國際爭端解決的主流選擇，為全球構建多元包容、務實可行的嶄新爭端解決體系，貢獻香江力量、展現中國擔當。

## 首季GDP彰顯香港強勁動能

**宏觀微觀**

5月5日，香港公布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GDP）預先估計數字，同比增長5.9%，較去年第四季度的4.0%明顯加快，創下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幅。摩根士丹利、瑞銀、野村已將2026年香港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3.3%，花旗上調至3.2%，恒生銀行也由2.5%調升至3.1%，滙豐銀行更將今年香港的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3.8%。市場共識已從「審慎樂觀」轉向了更為明確的上行預期。這也意味着，香港經濟開始步入穩增長周期。

雖然只是單季5.9%的增長，但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覆蓋面很廣，絕非單一引擎發力。從消費端看，香港私人消費開支同比實質增長5.0%，較去年四季度的2.5%翻了整整一倍，說明香港市民的消費意願確實在穩步回升。從投資看，本地固定資本總額同比大幅增長17.7%，企業投資信心明顯回暖。從出口看，香港貨品出口總額按年實質上升23.8%，已連續十個季度保持正增長，全球人工智能熱潮對電子產品的強勁需求直接拉動了香港的轉口貿易。

通道、內地經濟逐步回穩，外部環境終於開始向有利方向發展。

近幾年香港持續強化內功更是經濟穩增長的關鍵。隨着北部都會區建設加快、河套香港園區開園，創新產業加快發展，企業落戶香港，不僅看中香港的門戶功能，更看重香港與內地創新產業鏈的深度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增長的內涵也在提升。一是首季失業率回落至3.7%，全職僱員就業收入錄得超過3%的增長，工資上漲帶來的消費底氣遠比一次性的政策補貼來得扎實。二是去年以來香港股市和樓市雙雙回暖，產生的正向財富效應正在轉化為實際購買力。三是旅遊業回暖超出預期，首季訪港旅客量錄得1431萬人次，按年增加17%，再創疫後季度新高。

顯然，香港經濟已初步形成「提質增量」的增長模式，基礎通脹率維持在2%左右的溫和水平，財政狀況隨着經濟向好也明顯改善。這種「增長穩住、物價可控、財政有餘」的組合，恰恰是香港經濟進入穩增長周期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系統性政策的持續發力，也給香港經濟穩增長賦能助力。一方面是金融方面的政策利好，如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產品生態圈、優化互聯互通機制、提速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已經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北部都會區、新型工業加速計劃、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第三代半導體中試線等布局，意味着本輪增長並不僅靠消費和出口拉動，還疊加了創新科技和新質生產力的因素。

當然，香港經濟也面臨着一些外部風險。中東局勢持續緊張，能源價格波動可能推高通脹並對供應鏈造成干擾等。此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貿政策反覆、美國減息節奏是否慢於預期，也會對資本流向和融資環境產生影響。

香港首季GDP增速固然亮眼，但數字背後是消費意願的實質性回暖、投資信心的穩步重建，以及出口結構向高附加值方向調整的趨勢。這為香港經濟全年乃至中期增長預期夯實了基礎。

經濟學者

### 三大板塊齊頭並進

此外，政府消費開支也加快至2.9%，創三年新高，財政政策在適度發力。經季節性調整的環比數據同樣可觀，首季經濟增長按季加快1.8個百分點至2.9%，遠超市場預期的0.9%。可以說，消費、投資、出口三大板塊齊頭並進，內需外需同步回暖，這種增長均衡性在近年並不多見。

香港經濟步入穩增長周期，並不容易。2023年疫後反彈，2024年增長2.6%，2025年全年升3.5%，以三年累計來看，經濟規模早已超過疫情前水平。再往前看，香港經濟在2019至2022年間經歷黑暴和疫情的雙重衝擊，GDP曾連續兩年萎縮，2021年有短暫反彈但隨後又因加息周期而承壓。隨着美國進入降息

## 大灣區「雙向奔赴」的深處是人心相通

**葉建明 議論風生**

近幾年，香港居民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居民「雙向奔赴」的新聞不時被報道。廣東媒體報道，今年「五一」假期，港澳居民「北上」休閒購物和內地居民「南下」歡度假日，令深圳皇崗、福田口岸持續迎來出入境雙向客流高峰。

這些數字通常被解讀為「客流」「消費力」等經濟賬。但如果只停留於此，便錯過了更重要的東西。畢竟，每一張通關證件背後，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每一次跨境，都是一次選擇——選擇去體驗另一座城市的生活，去了解另一群人的日常，選擇去跨越那道曾經高聳的心理邊界。

港人北上灣區內地城市消費度假已成趨勢，而大灣區內地城市居民到香港也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這樣的「雙向奔赴」越來越熱火，令我們相信，世界級城市群崛起的最高形態，從來不是高樓林立，而是人心相通。

### 「一小時生活圈」加速成型

美國城市地理學家約翰·弗里德曼曾提出「城市群」從雛形到成熟的多階段演進理論。借鑒這一思路，我們可以將大灣區的融合進程劃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地理連通——以高鐵、大橋、口岸為代表的「硬聯通」，解決的是「能不能去」的問題。這是基礎，但遠非終點。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高鐵網絡運行繁忙，跨境及跨城客流持續走高，5月1日當天，廣深港高鐵重送跨境旅客約14萬人次，創歷史新高。高峰時段平均每兩分鐘一班的高鐵，實現了「公交化」，「一小時生活圈」正加速成型。

第二層是制度銜接——以通關便利化、職業資格互認、跨境支付、標準對接為代表的「軟聯通」，解決的是「去得順不順」的問題。

第三層則是心理認同——以身份歸屬感、文化親近感、生活選擇自由度為標誌的「心聯通」，解決的是「願不願把這裏當作家」的問題，這是城市群成熟的最終標誌。

粵港澳大灣區在「地理連通」上已堪稱世界級，在「制度銜接」上正加速推進。而包括五一黃金周在內所展現的人流，釋放出強烈信號是：「心理認同」的進程已悄然啟動。大灣區居民「雙向奔赴」已成為「不假思索」的日常化，每逢假日便自然地討論「去香港看維港夜景還是展覽」「去逛深圳哪個商場、去哪間食肆」，這正是人心相通的最佳表現。

百萬人次腳步匯成的洪流，表面上是在「消費」，深層裏是在追尋三樣東西：第一重是對美好生活的可及性追求。對港人而言，深圳意味着更寬敞的消費空間、更具性價比的服務、更新潮的科技體驗；對內地客而言，香港意味着國際化的文化視野、獨特的歷史肌理、高質量的專業服務。當兩地居民發現「美好生活」的拼圖需要跨越邊界才能拼完整時，跨境便從「可有可無」變成了「理所當然」。

第二重是對多元體驗的渴求。現代人普遍患有「體驗飢渴」。在日復一日的同質化生活中，人們渴望新鮮的、異質的、有深度的體驗。大灣區恰好是「體驗的富礦」。一天之內，一個人可以穿越香港的國際都會節奏、深圳的科技創業活力、廣州的千年商都底蘊、澳門的葡韻風情。這種「多城一程」的可能性，讓大灣區居民擁有了遠超單一城市居民的生命體驗厚度。當人們為了這種體驗而頻繁跨境

時，他們不是在「旅遊」，而是在完成一種自我豐富。

第三重是對身份共融的情感期待。最深層的渴望，或許最為簡單：不再被貼標籤的自由。當一個深圳青年被問「你是哪裏人」時，他可以說「我是大灣區人」；當一個香港家庭被問「你們習慣住哪裏」時，他們可以說「香港內地都可以」。這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身份重塑。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身份認同的核心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既此亦彼」的兼容。大灣區正在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身份兼容的可能性——讓人們不再需要為了選擇一座城市而放棄另一座城市，讓「香港人」與「內地人」不再是互斥的標籤，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大灣區成令人嚮往「共同家園」**

大灣區的「雙向奔赴」沒有終點。因為人心的靠近，從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復一日的積累。兩地數十年不同的發展軌跡，塑造了差異化的行為習慣、消費觀念與公共意識。這些文化碰撞，不應被迴避，也不必被誇大。相互「碰撞」本身不是問題，將碰撞固化為刻板印象才是問題。真正的「人心相通」，不是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樣，而是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時，學會在差異中舒適地共處。

世界級城市群的崛起，可以被高鐵里程、GDP總量、通關人數所丈量。但它真正的刻度，藏在更細微的地方。只有讀懂這種「奔赴」背後的深層渴望——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多元體驗的熱望、對身份共融的期待——粵港澳大灣區才能真正成為那個令人嚮往的「共同家園」。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 特朗普訪華能有新突破嗎？

**宋魯鄭 看大勢**

時隔九年，特朗普即將展開訪華之行。這對中美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來講，是從不正常到正常的一步。這也是雙邊關係的真實寫照。一次訪問雖然標誌着關係的升溫或者某種程度的正常化，但要解決所有問題顯然也不現實。但在某些領域還是有可能達成協議甚至取得突破。

首先要說的是，在特朗普2.0時代，中美三大曾長期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暫時淡化甚至消失了。一是價值觀。這方面的博弈是零和遊戲，文化和制度決定了誰也不可能改變誰。二是為了遏制中國而構建的盟友包圍圈。美國的歐洲盟友、亞洲傳統盟友日、韓、菲律賓、積極拉攏的印度，都已疏遠甚至成為美國的打擊對象。就是五眼聯盟的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也都開始轉向中國。三是國際秩序。美國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一向指責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有意願和能力挑戰國際秩序的國家。這自然不過是挑戰美國霸權的代名詞。但特朗普卻認為美國是當今國際秩序

的受害者，竭力擺脫甚至破壞這一秩序。這就是為什麼他一夜之間就退出六十個國際組織。

一個拋棄價值觀、盟友牌、國際秩序，奉行單打獨鬥的美國總統來了。

雖然兩次成為總統，但特朗普商人本色不減：一切都可交易，錢是唯一衡量標準。因此到中國來第一位的自然就是貿易。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美國的農產品和能源，特別是大豆和石油。美國是當今世界石油第一大出口國，現在又掌控了委內瑞拉的部分石油，他自然是首席推銷商。中國則是全球石油和大豆的第一進口國。此外，中國還是全球豬肉的第一大消費國，美國則是重要的生產國和出口國。從純貿易角度，雙方互補性很高。

當然貿易和國內外政治都密切相關。比如今年是美國中期選舉，農產品事關他中西部的鐵桿選民，因此推銷大豆和豬肉等是他的重中之重。

另外，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芯片市場。這個市場由於所謂的安全原因美國不得不放棄。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一再放行、放寬對中國的芯片限制。所以這次特

朗普訪華，有可能的突破點之一就是芯片領域。

和利益相關的另一個議題則是關稅。目前雙方休戰一年，但關稅仍處相對高位。只要貿易談得攏，中國完全可以市場換關稅，雙方的稅率進一步下降，取得雙贏。中國的籌碼很多，像以稀土為代表的關鍵礦產，都是特朗普願意交易的對象。

當然國家利益遠比不上家族利益。他自然很希望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也能立足中國，他更會考慮卸任後如何維護在全球的家族利益。

經貿是利，還有名。雖然「名利」兩字是「名」在前「利」在後，可謂是人皆好名，但特朗普總統顯然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在經商時，旗下的建築、私人飛機上都是他醒目的名字。出任總統後，他可以在全球直播的記者會上佩戴自己的像章，也可以把肯尼迪中心改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他還在此出席了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紀錄片的首映式。甚至未來要建的軍艦命名也如此。現在要到中國去，「名」，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目標。

所以這次訪華，他可以用貿易訂單顯示美國贏了。但這並不足夠，因為他上任以來還有兩件一直要幹卻沒有幹成的大事。一是要終止俄烏衝突。二是要和朝鮮領導人見面。

應該說，對俄烏衝突中國長期以來的勸和促談立場和特朗普止戰的想法有共通之處。只不過中國是為了實現和平和協助戰後重建，特朗普則要藉此在俄烏雙方謀利，特別他對這兩國的資源念念不忘。當然包括歐洲在內的當事方各有堅持，問題的解決並不取決於中、美。只能說雙方聯手推動衝突各方走向談判桌還是有正面的推動意義。

最後，中美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也會對攸關人類命運的人工智能進行合作，防範風險，也會密切雙方的關係。以上這些議題雙方都不難找到共識，但真正的難點則是台灣問題。

中國把美國當作外交的重中之重有兩個原因。一是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中國追求雙邊關係的穩定，以減少對自身發展的衝擊。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台灣問題。

傳統上，美國把台灣當作遏制中國大陸的棋子，也視其為確保東亞地位和世界霸主的一環。雙方只能管控風險而很難取得突破。但在特朗普時期有兩個變化。一是他承認現實，認為兩岸近在咫尺而實力又過於懸殊，距美國更是十分遙遠，美國難有作為。二是他是從經濟角度看台灣，認為是一個可以交易的籌碼。所以他利用台灣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強迫台積電赴美投資、要求台灣5000億美元的投資再加關稅以及大額軍售。他來到中國大陸，自然不會放棄拿台灣進行交易。

從中國的角度，兩岸統一事關主權完整和民族復興。當然要抓住任何有利於兩岸統一的因素。更何況外交本就沒有免費午餐，在不損害原則的基礎上與美國達成階段性共識與突破，仍是最優選。如果特朗普能把美國「不支持『台獨』」升級為「反對『台獨』」，就是一個不小的突破。某種程度上，這一議題可視為中美關係發展走向的標誌。

特朗普的中國之行，還是頗值得期待。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